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七

明 張國維 撰

書

書以敷陳利病反覆周詳縱筆罄所欲言讀之可暢

水學

宋

范仲淹上宰執論水利書

仲淹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

蘇之水踰秋不退訃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海
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
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姑
蘇四郊略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
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
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没諸邑雖壯壓楊子江
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
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

雨復為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渟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海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海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

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淹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暵涸之菑澇水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淹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繇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

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瘠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淹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詎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瀰導川而無益

也淹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清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其利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責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

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衛涇與提舉鄭霖論水利書

涇寓居江湖每見陂湖之利為豪彊所占農人被害無所赴愬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數十年來湖之圍為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

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所通洩沿湖被淹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為不耕之地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弊而已淳熈間今僉書羅點為使者因閱詞訴開掘山門溜五千餘畝乃一湖喉襟繇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之利漸復八年間小有水旱果不為災此利害曉然易見者紹熈初忽為中天竺寺指占使司吏輩竝緣為姦子宜孫丈亦不深究遽爾給佃後因民詞愬得旨開掘縁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無所

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禁約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處比前後圍裏陂湖禁戢最嚴且載甲令臣僚申請亦多逕昨陛辭曾論此事甚詳少定簡尋得當録呈求教也

黄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内四

西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濵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隨地形而爲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谿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横塘設堽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内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

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蓋吳地
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
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斜塘等諸瀼黃天
等諸蕩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
貫通水面闊遠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
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淞
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繇浦以入於
江塘浦原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二三十丈塘

之髙率二丈大要使浦髙於江江髙於海水駕行髙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為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無存者常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真能上緝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疆不廣則農夫之有蘇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己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

焉之堽門斗門又為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増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

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
一時壞既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
無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
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覿常奏開海口諸浦朝
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
一方之利而劉懿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
入之憂唯熙寧初郟亶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
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隊墜幞頭卒鳴鐃散衆而

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閘差霖措置
通設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
萬貫有竒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閘盡
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
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塘
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
大豐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餓莩又無此人力縱有
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救其目前之急此泄

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户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為壑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方之時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瀼蕩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捺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於事況圍田未

易去者乎於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鏤榜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隨之行縣矣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為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非所能更望熟議

明

龔詡上巡撫周忱論水利書

直隷鎮海衛老疾軍龔詡上言欽差巡撫大人執事詡竊惟天時水旱何代無之人事隄防從古而有欽惟聖朝自洪武年間東南田地高下不一雨多則憂潦晴久則懼旱頻年河港湮塞岸塍摧圮無所資其灌溉注泄遂至永樂三年大水十四年大旱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税糧逋負盜賊生發原其所繇良以失於疏濬隄防之故以致朝廷憂之特遣大臣專督東南水利是以連年田地頗得成熟人民頗得聊生近年

以來人情忽怠常生於所易漸覺疎慢各處州縣雖設治農之官而無治農之實一切文具茍且反生擾害之端倘一旦或有水旱之臻恐不能無永樂三年十四年之患詡愚以為國家所以為國家者以其有斯民也民以食為天食不足則無以生無以生則禍亂易作誠朝廷所宜深憂而當預防者也今執事職居巡撫斯民衣食根源國家所係輕重莫大之事尤不可緩如蒙聽納愚言熟思審處專一提督經略勿

事虚文務求實效如此則災未至而有以備之而小民流離饑餓盜賊之患不足憂矣

龔詡再上巡撫周忱修水利書

嚮者僭陳東南水旱必須預防者葢以國家租賦從此而出小民衣食繇此而資最為重務往年朝廷憂於未然所以各處州縣特設治農官一員不使干預雜事專一提督經畧當時居斯任者多得其人繇其責有所歸不得不苦心極力以營治之雖遇年時調潤

亦時常往來巡視不怠所以岸塍堅固河港流通數年以來民享其利近年此官罷設惟於本縣自行委官提督奈何所委者多非其人濫管他事之時常多經年累月並無足跡下鄉設或一來不過取其文具應答而去竟不問其實效如何送往迎來徒增煩擾其中有等糧里知道理識干係之人於農隙自行起督工夫修濬其無知者但知剝民苟安姑息一旦災至禍臨無所措手所以民受其害而不可勝言且如

今年低處岸塍十壞八九高鄉河港鮮有流通一值久雨久晴湖水漲泛無以抵禦潮汐不通無以灌溉遂致稻禾渰沒枯槁兩皆失之兼之小民田段四散缺食無力父母妻子東奔西走營救不暇呼天叩地所不忍聞小民苦楚如此執事備知其情今年被災稅糧當行上聞必可蠲免惟是小民一年衣食將何所望竊恐饑餓困迫盜賊流離繇是而起當此之時政執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之秋也倘蒙深懷聖心

多方措置督責有司禁其煩苛凡官府一應不急公作悉行停止召集人夫盡力修濬勿事文具勿吝出納務求全濟必使小民感恩懷德不忍為非不去鄉土救急之務莫善於斯稍待水平之日乞為奏請各處凡有水旱州縣仍特設治農官一員專管水利敢有違越使者受者各得其罪著為常令使永遵守吏在執事時加體察責罰成效驗其能否或有貪殘冗懦及為斯民害者詢問衆情以罷黜之或難其人俾

得兼授吏乞禁姦𦕐弊信賞必罰勿奪農時𠹌其勞苦以盡人事以回天心誠為利便此係民情當今急務伏願執事熟思之

史鑑答巡撫侶鍾書

吳江草莽生史鑑承德音賜名問以生民疾苦今條具上陳凡三件其二坍荒田糧宜與分豁江南諸州縣壯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豬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嚙日削月朘十亡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放

免貧民包賠歲歲無巳雖經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閲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剝膚吸髓反以為射利之資謠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意幸除豁欲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困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遲十載是民之困苦無有息端之時也宜選清强官屬履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有幸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史鑑與陳璃論水利書

近會沈啟南讀吾子所寄書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事言單鍔之所建白者噫是夫惡足以語此哉但能奉權貴通富豪以橋石為名欲費國家數萬金錢侵牟實私橐耳向非巡撫侶公巡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於民何惜於所費但恐財盡而民窮水利無纖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上自侍從之家中至舉人之屬下及胥吏之流無

不垂涎朶頥則其所以自為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為害者莫甚於湖州蘇州松江三府也地勢既卑百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道於湖而入於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容滙停蓄過於江而達於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斯須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既高亢水不停豬相視設施固當次之也

而當時議設水利官屬之時失於詳究特令帶銜浙憲彼庸常之人莫不懷戀安逸沈醉聲樂嘯詠湖山利害不接於其目愁嘆不聞於其耳休戚不關於其心孰肯去妻子舍朋儔遠逸樂日趨於墊溺之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法爾至於芟草之屬悉令估賣挪東揜西蹤跡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蹄數百髙擡紙價利其贏餘至於大水懷襄之際吾民曾不能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

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哉繇理勢與循習致爾莫若請選清彊剛正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于蘇居數郡之中道里既均往來又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利害不可同日語也有明永樂初年户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為急廵行勞徠不常厥後以通政使趙公居任踵而行之此即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為杭

州地濵於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漂入城治水官屬雅冝居此鑑請有以荅之海水之嚙暫不為常不暇遠舉姑以近代言之永樂間海嚙仁和海寧比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為汎而不專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寧今都御史侶公方以監察御史廵按浙江郇布按二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傾水溢卒然涌入三司之官相率避於鎮海樓上水利僉事亦

在其中未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能為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於杭無損於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當年之常法也啟南又以為若欲開濬壅滯任重而役大有非部屬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為當在今戶部侍郎劉公璋鑑又以為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為布政今為侍郎最為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

廣按察使劉公吞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
名講求水利最爲詳悉故獻議於巡撫滕公奏設此
官今本官歷中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
才名比前何如吾子必詳知之若使其有加無替則
舍斯人而莫可況其官資已高陟之執政其孰曰不
宜其次莫如前吾蘇郡守孟公俊其爲人也毅而有
守慤而有文謙而有禮但以前居蘇時屢忤權貴致
得謗言天地鑒視日月照臨幸無纖毫之實也官資

尚甲陞之以重職專委任之則其所行必有大過人者鑑鄙夫碌碌自守已無意於世今以吾子書中有及賤名故謬陳管見如右居廟堂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亮察萬萬不宣

蔡羽與伍水部書

竊惟執事負平當貢禹之學為水曹之官近者河渠紛紛事須熟講雖所將不同憂國為民之心一也前者白茆之役大司空為國家興利奮斷不惑遂建不世

之業一勞永定不計小費誠偉誠善然亦多得於天人之助苟不因天時相地利乘人和未見其濟也今瀆川之役憂在監司監司執事之僚友也平心而熟講之勢獨不得乎今赴江赴海道有遠近稽度賦工冊有情實而道路諠然者弊有所起也夫疏鑿河渠本為國家興利萬民生福然愚民不見萬世之利先見目前之憂智者曰鑿白茆之阻而百川速浚吴淞之尾而東江順事既徵矣愚者曰大害既除小利可

緩舊冬力役新冬暫紓玆所以諠然道路也太湖達
婁齊孰速於盤門之鮎魚口達江陰孰速於無錫之
獨山二水既裕長橋既多門宜不待於瀆川也或謂
光福東通瀆川西出滸墅清橫塘以納百川修縱浦
以向橫瀝郟亶單鍔並有成說勢不得已寧失之緩
無失之驟則天人應徵科繁碎寧失之輕無失之重
則胥奸消民有占田額多而官租不足無阡無陌而
居積鉅萬者監司豈知之乎草茅之人不知忌諱惟

矜而采之

姚文灝論親行點視書

昨會從容備聞疵謬非執事僕何繇而得此欣慰欣慰但其中有一事愚心所未渝不敢不質其疑於左右承諭云凡諸隄岸溝渠親行點視不惟不能遍且不勝其勞矧小民被呼譟之煩僕隸肆侵漁之毒又云在縣官為之亦且為小以見僕之為之又小之小者也至煩引郭槖駝傳為証執事之意彰彰矣而僕尚

闒焉夫為政有體隨時而在非自明理之儒孰能免膠柱之誚哉僕之愚迷其失固多然竊謂劾勞之事無上下大小之殊有殊者或後世之失也是故天子狥農諸侯省耕大夫協工士庶盡力昔者大舜負聖人之資攝帝堯之位內而九官分攝外而十二牧分民舜於此時端居冀方總宰宇內豈不稱尊嚴之體免臣庶之擾哉乃與羣后更迭覲巡僕僕然一歲而周四岳所至之處祭天可已祀地可已朝諸侯可已

又屑屑然禮器之是修量衡之是較何舜之自小而不自尊也豈當時岳牧皆不足以辨此歟後世人主則得矣穆然於九重之上和鑾不響而警蹕塵清諸侯無奔走之勞百姓無供給之費執事以為與舜之事孰簡而孰煩耶苟以為非人君之體而不可為則是後世之君皆賢於舜而舜之事適足以為萬世戒也禹之治水在堯舜重華之下居益稷贊助之上其他佐貳司空之職又不知其幾為禹者授以成算坐

收全功豈不合大臣之體無細事之勞哉然書稱其乘四載而隨山刋木史稱其手足胼胝何也嘗攷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輴山乘梮也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大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拯饑拯溺之心横於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又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執作之

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則禹之於水不獨自往又自為之也後之為人臣者則得美職位稍崇即自尊大偃然於僚屬之上孰肯少貶以就勞事曰此有司之守耳為有司者又復若是曰此百姓之役耳繇是自百姓而上無復有服勞者何其與禹之見異也執事謂此皆懲禹之失而不為耶抑道有不類而不能為耶苟以為非大臣之體而不可為則是後世之

臣皆賢於禹而禹之事適足以為萬世戒也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古稱其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僕不聞其以君相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夫舜與世遠典籍遼邈又聖凡不同事難為據姑以近世提舉浙西者言之宋時有徐宗正者親操畚鍤率先衆庶我明有趙通政者巡行阡陌泊宿州渚若是者何如也皆可以為戒歟然此又所未見也近日劉都憲總治張秋文武官

僚執役於河上者不可勝數為劉公者坐乎一堂之上令乎一堂之下亦足以重國體而致河成矣乃便服按行日夕隄上泥塗有所不顧風雨有所不避寧不計官吏之伺候僕隷之侵漁哉是執事所親也豈亦以為非歟夫是三公者亦大臣也其事皆載在方冊著在人耳目僕不聞其以大臣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所謂必不能徧者然矣僕意禹之汲汲如此豈自度其能徧九有

而後為哉亦盡其力之所及所不及者則亦已矣若預計其不能徧而槩不行焉非聖賢意也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是聖人不責人之中道而廢而責人之畫也彼計其不能徧而不行者非畫歟所謂不勝其勞者然矣但既已受上之命而用下之望則不得不盡其勞誰敢佚居哉昔韓子論孔席不煖而云聖人非不知安逸之為樂誠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夫聖人未用猶且上畏下憫皇皇如此

假使見用於時其急又何如哉諸葛武侯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夫瘁亦人之所不欲死亦人之所大惡也彼豈獨不盡人情哉誠以熊掌與魚有不可以兼得也所謂小民被呼譟之煩者有之矣僕使往年開運河嘗呼譟其民於鎮江去年濬諸浦嘗呼譟其民於海濱已而大修圩岸又呼譟其民於田野若是者皆可以已乎意者擇可勞而勞之不必避號名之煩以佚道使之不必慮怨亢之起也倘謂農田之事

百姓之心聽其自為不待督責則農官不必設水監不必開夏忠靖不必來於前徐司空不必繼於後矣所謂僕隷肆侵漁之毒者亦有之矣但此輩害人無往不然顧馭之何如耳得其法雖野外亦不敢肆失其道雖庭中且不能防執事謂一切官僚不出門庭者便能免左右之漁獵乎恐不可因此而廢彼也惟其謹嚴其約束減損其人數而已僕每懲此故凡入鄉之日止用門僕一人隷卒六人更無書辦等役

竊效昔人單騎之行不謂外人猶復云云也所謂在縣官為之亦且為小者執事之警僕切矣無非欲僕之識其大也然僕以為不必論其大小是非而已耳故嘗謂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較文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航為衙署阡陌為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後為無負於人苟或不然皆心之所未盡義有所未安欲以稱於世曰賢水部良農官僕未之信也況律有之府縣官他事

不許下鄉而點視圩岸獨不在禁限安得為縣官為之亦小也昔者子路為宰問政夫子告之曰先之勞之明道程子之令晉城也暇時每至鄉村召集老幼而告教之詩書為之句讀社會為之科條夫宰與令亦今之縣官也彼一聖一賢者其所以誨人處已皆不於其大而於其小何也豈古今不同舉措異耶所謂郭槖駝傳可以為法者執事之警僕者又切矣無非欲僕之不擾人也僕謂柳子此說亦因其警叢脞

者耳非以此為足以盡理官之道而凡為理者事事當如是也若然則盡力溝洫之聖反不如郭槖駝之守約也且駝之于樹非茂然無事也先盡其培植之功然後用其棄置之術今則未也隄防未盡修川澤未盡遵猶之種樹未及培也而遽以呼集勞來為戒亦同於枯槁而已矣豈善學駝者哉況彼之所病正以長民者不親視而徒使吏號於其鄉故小民有饋吏之煩而無得食之實今僕則躬自往來詢其難易

勤者勞之惰者威之與子厚之說似不類執事比而同之僕滋惑焉夫惟執事宏達又甚相愛平時議論多所領解此獨未悉者意執事未及見僕之行事初自遠方而歸味於莊岳之衆未暇爲僕少致思耳蓋此一事其最不便者官吏忌其精察糧長畏其刑威此其騰說倒置實繁以執事未思之情而聽二者之說此所以累言而累疑也尚兾盪除目前平視千古遠稽聖賢之迹近審諸子之規必若以爲理有所不

可事有所不宜循之則為僨事之轍改之則為宜民之途明白指趣纖悉開示雖愚迷敢不勵轉圜之節服苦口之劑以一烝人之心以副知己之望哉

張樻答張寅論水利書

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西之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荆山之水有自荆溪百瀆

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絶吳江南岸又築石堤以便綱運而震澤之水漸以壯徙觀於今日自江寧之五堰既治而九陽之水不東注於震澤而西下常州蕪湖之港瀆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所得已未數年前嚴州有山傾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苕霅之水為之少殺劉家河開夏駕浦疏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泖之水有所歸而東江之微者以大其為患如澱山湖者亦於是乎少息斜堰決

而西湖有洩水尾閭七鴨不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為吳中一大川矣太湖入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其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為渾潮所淤則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州獨當其勞思患預防一曰修閘以禦潮沙諺曰海水一潮其泥一箬新造之浦必設閘以禦潮沙不能壅也在吾太倉除婁江七浦上原洪閘海潮所不能壅者不必置閘外其諸婁淺婁塞如楊林入七浦湖川入婁江之處與鹽鐵塘南出婁江扗

通七浦者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木竇而又旁通月河設為軏壩每遇大旱大澇用以濟竇閘之所不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遂人掌邦野稻人掌稼地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旱則引川水於澮以瀉之于川宋定興開江兵級專治浦閘茜涇鎮乃其屯兵處議卒以時啟閉常常理其閘外使不至日積月淤而屢煩浚

治功不啻百倍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吾太倉之田賦雖均而其名尚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溝塗蕩之異而其賦亦各有等第以今之堈身名之曰地而比於塗蕩之賦立為界畔不得仍前廢棄侵占則堈身可以常存而限水易為力矣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凡以利為名利歸於一人而被其害者必衆豪強欲謀兼併每指溝洫塘浦為塗蕩而陞科之以升斗之米易十百千丈之業或塞或沃壤或堰或魚塘而

小民遂無從畝引必嚴禁痛革此弊可也五曰萛圖志以便考閱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先時清查圩圖詳於田賦而未及於溝洫之制愚意吾州三百有十里必合幾十里為一圖四至皆以塘浦為界而復備開其各圩四至之溝洫并圩中之溝洫而備書之俾為人所共知則雖欲湍之而册籍并如不可得已禹貢職方之敘揚州不過數言而山川貢賦民生物産所繇適於畿甸之路無所不備此聖人之經

所當取法者此五者祇爲備旱計然髙鄉之河港既通亦低鄉之所必繇以導水者也但水性下因而導則順而易爲力激而行之則逆而難爲功故郟氏於低田雖築圩岸欲其髙固浚塘浦欲其闊深而其於髙田設堰瀦水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嘗周流浸潤夫然後立堈門以防其壅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髙低皆熟矣

柴奇上閣部請興水利書

頃承明問敢進瞽言方切兢慚乃蒙採納謂與水利實
今日喫緊第一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
未晚也竊愚有以知執事之心不惟欲活東南百萬
生靈之命抑欲培國家千百世富庶之基也竊謹拜
稽為朝廷得人賀而復述水利之詳為執事告焉禹
貢三江之舊不可得而復矣太湖之水惟倂於婁江
而溢於白茆七鴉二浦為入海之道七鴉猶為通利
而白茆則湮塞成堤水不能不泛溢而為害故有體國

之忠者恒抱將來之慮焉何以言之五代時錢氏竊據一方藉數郡所輸以為國計竭力經營故有國百餘年止長興一罹水災宋初水利不修東南告歉則取諸淮壯諸郡水患逾五十年南渡後日夜講求濬治之法故百五十餘年水災僅一二見勝國之事大率類此國初亦未見常稔自夏忠靖公經理其地水患始息而周文襄公繼之東南財賦遂甲於天下今仍歲不登公私交困方議措置事輒中止所以難之

者蓋不過為三說所屈耳愚請别白言之為濬治之難者曰白茆海口漲沙為梗海潮一日再至停積泥沙雖大興工力濬治數年旋亦壅塞矣往歲之役可鑒也愚竊以為不然海口漲沙似非人力可為白茆傍近有馮草浜可五里許濬而廣之可以曲避漲沙之梗往時開濬所起之土悉堆其傍一夕霖雨兩岍傾圮不幾月而河流遂塞勢使然也吳中父老嘗以白茆長亘九十里水行迂曲相度其傍有湖漕上接

芝塘不過三十里徑入大江但漕水淺狹必須開廣以其事上之監司因欲壞民廬舍墳墓遂不果行今惟復白茅之舊而疏馬草港之水於是為便於勢為易舊時港身東起海口西抵芝塘凡長六千五百餘丈今欲即工之時必擇收穫之後自芝塘而馬草自馬草而海口每丈計用幾人每人開深幾尺少壯相間畚鍤相繼而復步設健勇幾人搬運新土離置數丈兩岍所長之田悉墾去之若有新升之稅亦覈實

而開除之馬草迤西至白魚洪等處遇有乾淺亦用
疏通七鴉支水為楊林塘為湖川塘各三十里久已
湮塞亦復開濬使通則白茆七鴉水勢駛疾太湖不
能泛溢而為害矣為工費之難者曰方今四隅多盜
輦轂之下工作繁興為此大舉所費不支欲取之郡
縣耶則饑饉迭臻公私告竭欲請之朝廷耶則司農
少府輒以匱閙徐議而緩圖之可也愚竊以為計大
事者不可惜小費圖永逸者不可憚先勞往日已巳

庚午二歲水災朝廷蠲放已及百萬量前日之所放計今日之所費量今日之所費計後日之所輸孰多而孰寡耶疎遠小臣固不敢罔意論列草野之間嘗聞逆瑾之所積以萬萬計無非取之閭閻之下以飽溪壑之貪者也謂宜合詞上請無惜數萬之費以建百世之功則范文正公所謂國之倉庾晉人所謂外府者也往歲開濬白茆自芝塘而海口長六千五百五十丈凡用五萬九千人其一時因而即工者亦數

處總計用人凡十二萬用米凡九萬公私耗費亦萬計計今日之所費宜不出此况乎失業之民不輾轉四方聚而為盜監司郡縣竊有隱憂誠能募而用之興非常之功弭不測之變活垂斃之民一舉而三善備焉亦何憚而不為乎為責任之難者曰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善天下事難往歲朝廷嘗命大臣躬為經理事竣之後或不免於物議焉此當其事之難也愚以為大臣任天下之重貴盡一己

之職業不顧在人之是非往歲之役議奪於衆人之
見功虧於一簣之餘非有所損也今日欲興大功為
國家計為生民計豈忍因之以為前卻耶浙江憲司
雖設有水利僉事分管蘇松等處地方然地遠而耳
目有未及權分而職任有不專事干撫按動見掣肘
弘治間工曹奏設導河等夫每歲每里僉夫一名折
收工價銀六兩其後減收三兩僱倩人夫開挑河道
雖若粗有成蹟繼之者乃不然焉亦遂革去今日無

謂難其人也忠靖身任其事跋涉泥途者二十年文襄請截綱運四十萬為經理費故當時水利疏通為國大利廟堂之上豈無閒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執事具疏上請特發內帑親遣大臣會同撫按諸臣詢問父老相度地宜如前所列先以白茆為急大舉而濬治之其次疏七鴉之壅塞葺溧陽之五堰復江陰之一十四瀆則可以興百年之利而增重朝廷之根本若小小興作一二補苴此蓋有司之事非所望於

執事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仄

王同祖上閣部設吳中治水專官書

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唐虞之時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禮六卿之制有冬官大司空闕典無攷先儒講論周禮以大司空之屬逆在五卿若遂師縣師稻人草人之類是也禹之時洪荒草昧故其任職也專周公之時治定功成故其立法也備帝王之制為萬世程憲若此我朝設官大宰因周禮六卿之

名取大唐六典之法而參酌宋元之舊以成一代之規至為詳且備矣工部所掌都水虞衡屯田所司可舉而言也外有東南府縣皆有治農專官府有通判縣有縣丞使歲時循行阡陌興修水利以利民田又每遇水災則或敕巡撫都御史等官治水若正統間侍郎周忱景泰間侍郎李敏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成化間都御史畢亨弘治間都御史何鑑朱瑄正德嘉靖間尚書李充嗣是也或特敕尚書侍郎等官專治

水患若永樂間戶部尚書夏元吉弘治間侍郎徐貫

正德間都御史俞諫是也或置僉事於浙江專管蘇

松水利則自成化八年始若吳瑞伍性雷士楨是也

至弘治中裁革或敕工部郎中或主事專治水利若

弘治間主事姚文灝郎中傅潮臧麟是也至正德初

裁革末年復因水災遣郎中朱袞治水未幾裁革嘉

靖初復敕郎中顏如環林文沛治水未幾裁革迄於

今仍以浙江僉事董水利事若蔡乾江良貴蔡時田

玉今朱衮是也自弘治以來治水之官或設或罷卒
無定制故嘉靖初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吳巖相
繼論列請特設重臣以任治水之責十一年大理寺
左寺丞周鳳鳴疏請設專官治水是皆深知東南水
利所繫不小故惓惓焉形之章疏莫有能舉而行之
者蓋水利之官遇水患興修固為甚急若歲豐無虞
則坐享優游以為閒冗故議者輒以為不宜專設殊
不知思患豫防之策要在於平居而久安長治之規

實繇於積習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也且東南低下之區歳有水患但大小不同耳夫苟水勢不漲未足為患一遇大水蕩為巨浸有司相顧束手無策然後縣以聞於府府以聞於撫按撫按會議以聞於朝事下户部覆議動經旬日比及吉下文移往來勘踏災傷又復浹月徐議所以救荒之策官廩不足繼以處畫處畫不足繼以勸借比及闗支餓殍已十之八九矣然後差官治水量財調役開江濬浦不亦晚乎是

皆官不專設水利之法久廢一旦倉卒遇災遂不可
支以至於此也或曰府縣皆有治農官非專設乎夫
治農官之設固祖宗良法美意但行之既久不能無
弊職任不專或委以別務賢愚不一或雜以庸才且
工力財用非所能辦不過於歲時督民修築疏導應
行故事而已又焉足以興大事修大功也或曰廵撫
都御史兼之可也夫廵撫之職固無所不統但其管
轄地方廣大政務浩繁欲其專治水利下行有司之

事亦日不暇給矣或曰今浙江僉事之設專管蘇松水利獨非專官乎是固然也但名雖專管實則兼治今治所猶在浙江歲時不過廵行一二次而已至其文移下行有司視為末務漫不加省亦不過取具依准回申而已如此而謂之專官可乎或曰郎中主事昔嘗差委治水亦專官也然有事則差事已則罷廢置不常乆暫不定又焉得為專官乎愚以為必如今日僉事之設專管蘇松水利内職則郎中主事可也

外臺則副使僉事可也即於蘇州建立衙門常時往劄其松常鎮嘉湖杭等府不時廵行及浙東溫台寧紹等府瀕海之區海塘堰壩成法具在無俟興修者則但委有司管轄不必躬親往閱使得專於蘇松相時立法若前所言水利農田之事地利有緩急工程有大小次第舉行以期成效則庶為專官矣然又須久任責成假以歲月毋徒苟且止辦目前三載考績視其勛業所就量加旌擢雖復遷官仍其舊任如此

行之既久則東南之水患庶乎可弭矣何也蓋官專而地近則有司知所策勵凡有興作期於必行而無廢閣因循之弊任久而法著則下民安於趨赴凡有工役期於必成而無作輟偷惰之虞是則專官久任為今日水利之急務如此其所以量才而授任者則在於持鈞衡者焉

歸有光上兵道熊桴水利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

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寛推行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先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鄉大夫

考古治田之跡蓋濬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剏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

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迹地勢
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
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楊子江
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
江蓋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
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
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
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

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駃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於行省及都水庸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濬諸水境內豐熟迨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

謬之甚有不足辯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適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疏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壯向而流百姓皆臨流歎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

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𡚁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之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蓮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

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尨
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
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
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
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
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鼈三吳之田盡化為湖
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
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

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為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濬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迹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漫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繇踏口入海放今年停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歸有光上知府王儀書

有光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彚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惟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

禹貢注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邊實之論為是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蘇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

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茆竝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有先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説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説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

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有先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别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芟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棡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名募饑民或可即工又

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吕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尾浦閘及之而明府親屈

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
魚鼈為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
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
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
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
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欲死願
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
為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

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繇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吴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遠離節下豈勝瞻戀不宣

歸有光與崑山知縣彭富論水利書

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兹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

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而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絶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尾浦徐公浦皆塞尾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

溝澮生塵嗸嗸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先時言
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
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
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
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冉直浦索路港諸
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
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淤乎生愚
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

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闇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决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㝡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升斗之水可以活矣伏願毅然舉行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

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畆之田枯苗數莖隨水
蕩漾而已救荒之策真如拯溺救焚萬不可緩者惟
明侯留意焉

王世貞與閣下王錫爵書

江南設有水利憲臣議尚未定或有為當設僉事或有
以為宜復御史者或有以為宜特遣大臣者復御史
不過仍委兵道多挾郡僚臨期一以移文塞責而巳
下僚多一番承應百姓多一番騷擾至於添設大臣

尤屬童稚之見彼豈有不避艱勞不求速化如夏忠靖周文襄者况年力愈衰體面愈重費用愈廣何益之有無已則僉事乎於民為近於簡為慎然鄙意則以未煩銓曹議定官府先須撫按計處錢糧今東南民力竭矣救死不贍安能枵腹而事版築若損官儲而借之賑饑則可然倉庾竭矣何所請發而以供役徒且今歲之潦在湖海之漲下流滿而不受不在上流閼而未洩也第以為此事宜暫緩唯先有司修築

圩岸為主蓋費小利大目前之至計也若久遠之圖

唯廟堂更熟慮焉

陸樹聲與巡按李堯民論水利書

承示別劄仰見仁臺軫念窮黎焦勞經畫為吳民造命者無遺算矣而猶計及停折德意所加切於乳哺信吳民有二天矣其將百世頌之所論河工已濬當事者業有成績竊聞之先猷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畜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蓄旱則資蓄以

灌輸澇則資洩以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者水所鍾也如主於治澇欲一決而涸之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遡緣支河淺澁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汎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退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如仁臺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

無兩妨論者謂吳江長橋之水迆邐而東繇浦港支渠分流放于海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胸腹腸胃以下注尾閭者也如今咽喉𩞁噎胸腹腸胃壅塞則尾閭雖通而津液不注關鬲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尤宜濬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遇澇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延遇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暵此兩利之道也乃若田間水道則責令田户各加疏濬此又不待言矣今吳淞之工已畢閭

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僕老耄憒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第恐言之無當且以犯越俎之嫌也惟仁臺亮之

趙用賢與水利道許應逵論常熟水利書

吳淞為上流所急是矣攷宋史自張獻叔及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黄浦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兩分之說盡再加詧恐上流應濬者不止吳淞一江而已自此以下

其流益分其入海之道亦益縷析所不及詳數賢常熟人則一邑水道所身歷而可指數者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水一繇長洲而下繇巳城而上以常熟崑山為尾閭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蕩而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為滙故唐宋治水言上流必於吳淞言下流必於白茆七浦考之趙霖嘗云自田圩既廢水通為一若遇南風則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熟水之東赴者

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浦二十四悉壯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入於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獨重於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於錢武肅其所設開江指揮專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卒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二十四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茆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為聯絡必不可緩蓋此

四浦者元人嘗資爲運道至張士誠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聖祖平吳因置四廵檢於四港之口以當時四港最大爲鹽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中都御史何公鑑主事姚文灝並大加開滌今又百餘年湮塞等於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茆居邑之正東折而入於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址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址曰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址則曰黄泗浦入江九十里白茆往爲

巡撫海公瑞畧加疏濬雖未迄工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通數年已來亦頼其利乃其最邇而切又稍近而易為工者則莫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江最易宜與白茆稱亞其旁多良田頃者漸瘠鹵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茆昔時稱為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已久有勢力之家不蓄産於此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港有三

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具之費而成三吴最急之工亦宜少留神焉不才又聞言令海口俱高於内地即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吕相書其辨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沙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

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又若敝邑目前所極要者
築圍一節臺下未及施工於治河則宜加意於築岍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
郟亶曰築圩可以禦小水而不可以禦大水然則必
濬河而又築圩則吳之田利而無患矣若止濬一吳
淞譬如人身毛竅八萬四千獨舉一竅治之其餘壅
蔽爲害亦不細耳

趙用賢與兵道李淶論水利書

敝邑居郡城之東北吸浙西苕霅太湖東洩諸水繇吴江經郡城會於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亦會於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湖建瓴之勢旱則資潮汐潦則藉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至元末獨存四港巳東為白茆嘗資為運道其流最大稍北為許浦正北為福山港極西北為三丈浦至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僞吴之起首濬四港聖祖因之故於此四港並設廵

司防禦海警以總勢論蓋太湖之水大半歸於敝邑
而正東所受郡城及陽城湖婁江衆流亦下而歸於
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閭敝邑入江諸港無壅則
長洲吳江無錫諸浸殺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白茆
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獨福
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最逕而三丈浦
則以洩邑西太湖之水其利在西北一方於邑似少
緩焉隆慶間撫臺海公嘗濬白茆一港幾成而去然

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福山二港則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及奚浦鹿苑紛紛動衆皆為一方計又皆為有勢力者計耳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或未及也故為今日前最急計無如擇其近而易為力者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於白茆許浦白茆尤易浚以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故也福山港一通則郡城直注之水逕從扗入江敝邑長洲吳江諸浸可殺其六矣

王煥如曰海忠介於隆慶末開吳淞江畢即疏白茆港以解任匆迫不竟厥功甫數載而白茆淤於萬歷初年林江臺奉特遣至吳所賜璽書坐濬白茆反覆勘估倉猝竣役上章纍數千言叙勞勩之績如畫及梓行册考謂忠介縻金錢四萬餘緡而彼僅半之迄今列郡黎民追忠介吳淞之伐戶祝家尸而海虞一邑謂忠介白茆之役遠遜江臺趙文毅虞人也素持月旦目擊先後之疏治茲談水

利竟無隻字論江臺此其功罪之案何如也忠介貞操與日月爭光而白茆遺憾豈奉行者不得其法與愚讀文毅斯篇爲之浩歎

趙用賢再答兵道李淶問水利書

辱明問具見留意民瘼蓋東吴無百年不治之水以地獨卑窪內滙太湖之巨浸而四灌以江海之洪流故其通易塞少塞則中流溢出而渰溺之禍歲歲不免蓋在西境則吴江黄浦婁江諸港最大在東北境入

江者則無如崑山常熟而在常熟獨有四港以分其勢即宋所置開江營獨重此一邑可知矣惟明公再籌之如惠臨潄邑當造縢以對

周永年復吳江縣知縣熊開元問水利書

伏蒙手扎下詢水利備見留心禹績此百世之永賴非一方之偏計仁臺智欲窺五行之先仁能窺萬姓之便故肯究竟此事柰此學夂無專門永年妄意籌量亦心長目短茲奉明問僅以臆對大都論水於江北

則利在漕論水於江南則利在田顧名思義知水之何以利則治水之大綱在握矣欲求水之利先審水之害害在淤塞則利在疏通害在泛溢則利在停泓而泛溢之病又根於淤塞其要總不出蓄洩二字故歲修之計無如深其浜漊高其岍塍以治田之法治水深者益深則流疾而不至上涌高者益高則峻防而不受潰入此嘗面奉台議洞中肯綮得官民同心年歲繼踵便可久遠絶陽侯之虐惟是大興水利則

事關蘇松二郡役費金錢巨萬而敝邑縣治適介左
江右湖之中則言濬決者不能不於此注意東坡所
謂盡徙吳江一縣之民者既為迂論單鍔所謂鑿吳
江岍為千木橋者亦非捷法計惟有用決法於江海
之交用濬法於江湖之間而新漲為勢家所有則畚
未動而肘先掣是闢除之難浮土無別地可積則堆
近於岍而還復於水是安頓之難作壩以濬水濬竟
而壩根徵在則泥沙即以漸聚揷竹結草以捕魚捕

久而水面各分則茭葦即以潛滋是洗刷之難且無論是諸難而淺深廣狹須用倉舒秤象若水量江之術相勾較非坐談之客所謂快其唇吻也明問所云泛舟規度揷木表記識所不容已者即當嘉靖間修邑志時沈憲副亦偕白邑丞乘舫周遊而其書若圖始就況即思約計工費而可憑空揣畫乎前聞台委各區總開報水利永年慮此輩欲虛應故事嘗詳囑承行吏書云各區須開明本區大小湖港若干小水

浜漊若干其大水通流者從何而來從何而去何年何處曾塞何年何處曾開其二都南三都西之水竟有向入湖而今出湖者務須審實註明又須逐區挨聯畫成圖本以便接續成帙他日郡邑水利官按圖臨視有不合者責歸開報之人不知吏書區總肯以鄙言從事否仁臺既垂念此事或即可因修志以圖治水得嚴諭各承委者一番使其及時開載亦可據以為案而更加辨析也其太湖向繇吴淞江入海者

是其大道今長橋左右即皆變作民居民田湖水無
從直來龐山湖亦半成蘆蕩湖水無從盡去是江與
湖且即有間阻矣何論海口數年前嘗泛吳淞已荻
葦彌望今更不知江面所存何似日俟豫瞻嘗述吳
淞之在嘉定境者當其尊人少時尚見一日兩渡今
可跨而越矣似此不盡成高阜不止耳自城東而抵
松郡不過五十里距海則更百里而遥太湖既不得
從長橋直東只得迤邐而南從徹浦橋八斥鎮東出

者為多辛東路有白蜆江等諸瀾大處可受以轉達於松之澱泖不盡恃龎湖與吴淞為承受耳若講求水利之書以所見則林江臺所刻三吴水考悉吴中之事況憲副所作吴江水利考切邑中之事皆足資考鏡者也

吴中水利全書卷十七